

(日)

吉田

修一

著

王华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修一

萬物

迷宮



王华懋
译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7-3762 号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AKUNIN

Copyright © 2007 Yoshida Shūichi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Japan)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离/(日)吉田修一著;王华懋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3108-2

I. ①逃… II. ①吉…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0265 号

责任编辑：朱卫净 王皎娇

装帧设计：钱 琥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政 编 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7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
版 次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08-2
定 价	4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她想见谁?	1
第二章 他想见谁?	67
第三章 她邂逅了谁?	135
第四章 他邂逅了谁?	202
最终章 我邂逅的恶人	273

第一章 她想见谁？

国道二六三号线连接福冈市与佐贺市，全长四十八公里，南北跨越脊振山地的三瀨岭。

国道的起点是福冈市早良区荒江十字路口。此处并无特别稀奇之处，但这片土地从昭和四十年代起，便逐渐发展成福冈市的市郊住宅区，周围林立着许多中高层公寓，东侧则耸立着巨大的荒江集体住宅区。此外，早良区也是福冈的文教区，荒江十字路口的半径三公里内就有福冈大学、西南学院大学、中村学园大学等著名大学，可能也因为有许多学生在此生活，行经十字路口的行人，以及在站牌等候巴士的乘客，即使是上了年纪，看起来也都朝气蓬勃。

以荒江十字路口为起点，沿着亦称为早良街道的二六三号线笔直南下，街道沿路有大荣超市、摩斯汉堡、7-11，以及招牌上大大地写着“本”^①字的郊区型书店。不过，若仔细观察便利商店，即可发现，离开荒江十字路口后，起初的便利商店入口仍紧邻马路，但是，过了野芥的十字路口，店门前逐渐出现停放一至二辆车子的停车格；到了下一家，则能停放五六辆车子，再到下个便利商店，停车场的规模更扩大到能停放数十辆汽车。而来到与室见川相交的一

① 日文中的“本”字，为中文“书籍”之意。

带，便利商店就像个小盒子般，孤零零地坐落在能轻松停放数辆大卡车的空旷土地之中。

同时，从这一带起，原本平坦的道路缓缓倾斜，马路在须贺神社前大大地向右弯去后，沿线的民宅越来越少，只剩下刚铺好的柏油路及纯白护栏在前方引导，最后进入三瀨岭的山路。

三瀨岭这里，自古以来就不乏灵异传说。较早的江户时代初期，传说是山贼的据点；昭和时期也有一宗神秘事件，传说一名嫌疑人在佐贺的北方町杀害七名女子后，逃到此地。而最新的，也是来到这座岭口兜风试胆的年轻人当中最有名的传闻，则是过去在岭口有一间名为奇露洛村的民宿，一名住宿的旅客发了疯，杀害了其他旅客。

另外，虽然令人存疑，不过也有人宣称看到幽灵，目击地点大多在福冈县与佐贺县交界的三瀬隧道出口附近。

这座三瀬隧道人称“回声道路”，是一条收费道路。由于山路的急弯和陡坡很多，冬季难以行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三瀬隧道在一九七九年开始筹备兴建，于七年后——一九八六年开通。

一般车辆单程两百五十日元，大型车也只要八百七十日元，衡量金钱与时间，在行驶长崎到福冈路段的驾驶员当中，有不少人不行驶高速公路，而选择穿越这座山岭。

事实上，如果从长崎经高速公路到博多^①，一般车辆单程也要三千六百五十日元，但是如果选择穿越三瀬岭，就算支付隧道使用

① 福冈市内东半部街区。

费，也能节省将近一千日元左右。

但是，浓密的树林从左右两方覆盖住这条马路，就算在白天也是诡异万分；一到晚上，不管行驶得再快，感觉也像拿着一把手电筒踽踽独行在山上似的。

从长崎出发的车子，为了省钱而穿越这条山路时，总要行经长崎——大村——东彼杵——武雄，再经由高速公路“长崎自动车道”，从“佐贺大和”交流道下去。

这条东西横贯的长崎自动车道在“佐贺大和”交流道附近与另一条路交会，也就是以福冈市早良区为起点、穿越三瀨岭而来的国道二六三号线。

直到二〇〇二年一月六日前，说到三瀨岭，一般人只会想到那里有一条由于高速公路开通而老早被遗忘的山路而已。

若要列举它的特征：对卡车司机来说，这是一条省钱的山路；对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可疑的灵异景点；而对当地人来说，则是投入了五十亿日元经费建设巨大隧道而开通的县境山路，如此罢了。

然而，这一年，九州北部难得积雪的一月上旬，这条连接福冈与佐贺的国道二六三号线，以及连接佐贺与长崎的高速公路“长崎自动车道”，在如血脉般遍布全国的无数道路之中，宛如浮上皮肤表面的血管一般，从道路地图上浮现了出来。

这一天，住在长崎市郊外的年轻土木工人，因勒杀住在福冈市内的保险业务员石桥佳乃并涉嫌弃尸，遭到长崎县警方逮捕。

这起事件发生在九州难得积雪的日子，三瀨岭封锁的隆冬

夜晚。



石桥理发店在 JR 久留米车站不远处。这天，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九日星期日，尽管是假日，从早上起却未见半个客人上门。老板石桥佳男似乎想要招揽客人，穿着理发师的白色制服走出店外，来到北风呼啸的马路。妻子里子做好午餐，在店里用完餐后都已经过了一个钟头，店门外却仍飘荡着一股咖喱味。

从店门口的马路能远望 JR 久留米车站。站前的环形交叉口处，两辆等待载客的计程车已经停放了一个钟头以上。每当看到这块闲散的站前广场，佳男就心想：如果自己的店不是在 JR 车站前，而是在西铁久留米站前的话，生意会不会好些？事实上，连接福冈市内与久留米的两条路线几乎是平行的，但是 JR 特急单程是一千三百二十日元、二十六分钟，而西铁的急行虽然要花上四十二分钟，却只要半价以下，六百日元就能到福冈市内了。

所以是要省下十六分钟的时间，还是要省下七百二十日元的钱呢？

佳男每次在店铺前看到一年比一年萧条的 JR 久留米站，就会忍不住心想：人们会因为七百二十日元而轻易地出卖十六分钟的时间吗？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是如此。例如同样姓石桥、久留米享誉全世界的普利司通轮胎的创业者——石桥家族，他们贵重的时间就不是这种小钱替换得了的。但是那样的人在这个城镇也只有一小

撮，就像在十二月的星期日下午等待客人上门的自己一样，几乎所有的居民想要去福冈的时候，就算车站远了一些，还是会前往较便宜的西铁车站。

佳男曾经用JR与西铁的差别做了一个计算。如果把十六分钟换算为七百二十日元，一个人若活到七十岁，那么一生究竟值多少钱呢？佳男拿起计算器计算，看到上头显示出来的金额，他一开始以为自己算错了——结果竟然高达十六亿日元。他连忙重新计算，但得出来的金额还是相同。人的一生值十六亿日元，我的一生值十六亿日元。

这只是闲来无事乱按计算器所得到的金额，仅是毫无意义的数字，但是这个价钱，让生意逐年变差的理发店老板石桥佳男瞬间感到幸福。

佳男有个独生女，叫做佳乃，今年春天从短期大学毕业，并在福冈市内担任保险业务员。佳男说既然在同一个县内，而且薪水非固定薪、很不稳定，所以还是像读短大的时候一样，从自家搭乘西铁上班就好。他反对了两个星期，但佳乃坚持说“公司有房租补贴，而且要是住在家里，无法投入工作”，最后还是搬到公司在办公地点附近承租的公寓去了。

但或许那也不是原因。佳乃搬到博多之后，几乎再也不回家了。就算打电话叫她周末回来，她也冷冷地回绝说要接待顾客，没办法回家。佳男想，那么这次过年总该回来了吧？没想到前几天妻子竟告诉他：“这次过年，佳乃说要和公司同期的同事去大阪，不回来了。”

“去大阪？去干什么！”佳男对妻子怒吼。

可是妻子似乎早已预料到他的反应，回答说：“就算你吼我，我也不知道啊。她只说一群女同事要去环球什么城的。”说完匆匆走到厨房准备两个人的晚餐了。

“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

佳男又朝着妻子的背影吼道，妻子一边将酱油倒进锅子里，一边静静地说道：“佳乃都已经进入社会了，根本没有机会休假，难得有假，就让她自己爱做什么做什么吧。”

刚认识妻子时，她还是个几乎可荣获久留米小姐宝座的美女，但是生下佳乃之后，身上的脂肪日益囤积，现在已经与过去判若兩人了。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才这么一吼，店门就“当”地响了起来。佳男一面咂嘴，一面折回店里去。虽然妻子什么都没有说，但女儿一定是打电话来拜托：“在我预约好机票之前，要跟爸保密唷。”而妻子一定是不耐烦地应道：“知道啦，知道啦。”他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进来店里的，是不久前还由母亲带来、住在附近的小学生，长得可爱，就像个戴盔甲的日本娃娃般。可是不晓得是不是婴儿的时候母亲没怎么抱他，后脑勺扁得就像片断崖绝壁，教人发噱。

话说回来，这孩子还会来附近的理发店剪发，算是很好的了。等到他上了初中、高中以后，注重起打扮，就会说什么“想留头发”，或是“那家理发店剪得很土”，不肯再来，然后不知不觉中，就会在周末搭乘西铁去博多，到事先预约的时髦发廊剪发去了。

前些日子，佳男在市内的理发美发工会里这么提到，在一旁喝烧酒的莉莉美容院老板娘便插口说：“男生还算好呢。像女生，别说是初中生了，她们现在从小学就去博多的沙龙喽。”

“你自己还不是从小就爱漂亮，哪有资格说现在的小孩？”

因为年纪相近，彼此不必客套，佳男这么揶揄。

“我们那个时候，博多还没有沙龙呢，都是自己拿发卷，在镜子前站上两三个钟头烫的。”

“圣子发型对吧？”

佳男笑道，在旁喝酒的几个人也拿着酒杯加入两人的对话：“都二十年以前的事喽。”

以年代来说，佳男等人较为年长，不过松田圣子的确是从这个城镇展翅翱翔出去的。回想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当时，佳男感觉现在已经暗淡无光的这座久留米小镇似乎又乘着她清亮的歌声，再次闪耀发光。

佳男年轻的时候去过东京一次。他在当时组了一支技艺拙劣的摇滚比利乐团，和团员一起涂满了发油，搭乘夜间电车到原宿的步行者天国^①参观。

第一天，他们完全被拥挤的人潮给吓傻了，但是第二天他们就习惯了人潮。佳男还记得，可能出于乡下人的自卑感和焦躁感，最后竟对在步行者天国跳舞的男人找碴闹事。但东京的年轻人听到他

① 在一定时间内禁止车辆通行，完全开放给行人使用的特定路段。日本于一九七〇年首度于东京银座、新宿等闹区实施，成为一般人发表歌唱、舞蹈等才艺的地方，孕育出许多流行文化。

们操着九州口音的狠话，面色不改地说：“喂，你们很碍事呀，可不可以滚一边去？”此外，他还回想起他们走在六本木的街道上寻找旅游手册上的酒吧，鼓手政胜感慨地说：“松田圣子真的好厉害！她离开久留米，在这种地方成功了。”佳男到现在都还忘不了这句话。仔细想想，就是在那次旅行回来之后，当时尚未结婚的里子告诉他已经怀上了佳乃。

不知道是不是在店头等待客人发挥了效果，这天到了黄昏，客人突然络绎不绝地进门来。第一个来的男客住在附近，去年刚从县政府退休，因为有退休金和养老金，不必担心退休后的生活。或许是因为这样，最近他一口气买了三条要价十万日元的迷你腊肠狗，就连来理发的时候，双手都抱着那三条狗。

佳男把三条吵闹的狗系在店门口，修剪这个男子日渐稀疏的头发。这时，住在附近的小学生过来了。小学生也没打招呼，一进店里就坐到后面的长椅上，读起带来的漫画。霎时间，佳男犹豫着要不要叫妻子来剪，但是想到腊肠狗的主人快剪好了，便对冷漠的少年说：“这边快剪好了，你再等等啊。”妻子和佳男结婚之后，进入博多的专门学校，取得理发师执照，两人原本梦想将来再开一家店，但是八十年代的景气立刻被阴影笼罩，不仅如此，三年前母亲因为脑血栓过世之后，妻子竟说出教人发毛的话来：“我一碰到别人的头发，就有一种摸到尸体的感觉。”最近她连店里都不肯进来了。不过生意好的时候挡也挡不住，就在佳男为县政府退休的客人刮胡子时，第三个客人来了。佳男实在没办法，出声朝店里面叫唤，想请妻子出来理发，却传来不甚高兴的声音：“我正在忙！”

“忙什么？客人在等啊！”

“我在给虾子清肠泥啊。”

“什么虾子的肠泥，等一下再弄不就好了！”

“可是现在先弄比较……”

妻子的话还没说完，佳男已经死了心。镜子里，去年刚从县政府退休的男子在目瞪口呆地微笑。可能之前也在这里听过类似的对话吧。

“不好意思啊，请你再等等啊。”

佳男对背后的小学生说道。小学生也不在意，专心看着漫画。

“理发师的老婆还这样，一点用都没有。”

佳男重新拿好剪刀，咂了咂嘴，客人在镜中与他对望，说：“……我家的也是，我只是拜托她遛个狗，她就生气地对我大吼：‘你完全不知道做家务有多辛苦！你以为我是女佣还是什么！’”说完还吐了吐舌头。

听到客人的话，佳男客套地笑了笑，但是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拜托妻子遛狗，与理发师拜托妻子帮客人理发，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这天十分稀奇的是，客人竟接踵而至。直到七点打烊为止，包括染白头发的客人在内，总共来了八个客人。仿佛每个月一次的常客一口气都过来了似的，忙得不可开交。虽然想叫妻子帮忙，但她清完虾子的肠泥后，马上就出门买东西去了。

这一天，送走最后的客人后，佳男清扫地板上散乱的头发，心想：就算不是每天也好，至少一星期有个一天这样的日子的话，该有多好。由于理发时一直站着，脚和腰都濒临极限快撑不住了，但

是代替收银机使用的老旧皮革钱包里塞满了一千日元钞票，钱包已经十年以上没有这么饱满的触感了。

佳男关上店门，来到起居间，妻子正在和女儿通电话。佳乃勉强遵守着至少每星期天晚上要打一通电话回家的约定。但是佳男看着妻子和女儿通电话，不是关心她们聊天的内容，而是忍不住担心起电话费来。数个月前，女儿退掉了小灵通，买了新的手机。佳男好几次告诉她，说房间里有室内电话的话，就用室内电话打，女儿却说手机拿着讲比较方便，老是用手机打电话回家。



此时，佳男的独生女——石桥佳乃，正在福冈市博多区千代的平成寿险所承租的公寓“费莉博多”的一室里，一面漫不经心地虚应着母亲说“常客带来的迷你腊肠狗好可爱”的话，一面补涂指甲油。

“费莉博多”里约有三十间单人房，住的全是平成寿险的女性业务员。它与一般公司管理的宿舍不同，并没有餐厅和宿舍规定，住的人虽然上班地点不同，但毕竟是同一家公司的职员，经常隔着阳台聊天，每天晚上也总有几个人拿着罐装果汁聚集在中庭的小凉亭里热闹地谈天说笑。

房租由公司补助三万日元，入住者再支付三万日元。房间里头有卫浴设备和小厨房，为了节省餐费，不少人会集合在朋友的房间一起料理晚餐。

由于母亲一直讲腊肠狗的事，没完没了，佳乃终于忍不住打断

她的话说：“妈，我要跟朋友去吃饭了。”

母亲分明刚打电话来时就已问过，却好像这才发现女儿还没用晚餐似的道歉说：“哎呀？是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又硬是说“等一下唷，我叫你爸来听”，拿开了话筒。

佳乃心里觉得烦，走出阳台。从二楼的阳台望出去，就是中庭的凉亭，几个人在天寒地冻的户外开心地聊天。里头有个叫仲町铃香的女人，来自埼玉，可能是对自己完全没有地方口音相当自负，用压过众人的大嗓门谈论着无聊的电视连续剧情节。

佳乃要离开阳台回到房间里时，手机传来父亲的声音：“喂？”
“我要和朋友去吃饭了。”

佳乃先发制人，但是父亲好像也没有什么话对她说，也不像平常那般抱怨店里生意不好。“这样啊，出门小心点……对了，工作还顺利吗？”他难得心情很好。“工作？推销保险哪有可能一下子就拿到合同，我该走了，再见。”佳乃简短回答后便挂断了电话。

她完全不晓得这是她与父母最后的对话。

佳乃在公寓大厅等了一会儿，沙里和真子配合着彼此的脚步一起走下楼梯。她们三个人的上班地点都不同，但在这栋“费莉博多”里，跟佳乃最要好的就属她们两个。

沙里高高瘦瘦，真子有点矮胖，两个人并排走下楼来，高度相同的阶梯看起来也变得不一样高。

这一天，她们三个人白天一起去逛了天神的百货公司等，还不到晚餐的时间便回来公寓了。

沙里走下楼梯，耳垂已经戴上白天刚在三越的蒂芙尼买的心形耳环。为了买下这副两万多日元的耳环，沙里在店里犹豫了将近一个小时。

沙里一面考虑价钱，一面物色着其他款式的饰品。佳乃已经等得不耐烦，忍不住插嘴说：“犹豫的话，还是买经典款最好。”

佳乃若无其事地赞美沙里的耳环，脱掉感觉怪怪的长靴再重新穿上。长靴的鞋跟已经磨平，拉链都快坏了。而旁边两人穿的长靴也差不了多少。

佳乃起身问道：“要去哪边吃？”

“铁锅饺子如何？”难得表达意见的真子说。

“啊，我也有点想吃煎饺呢。”

沙里马上赞成，望向佳乃征求意见。

佳乃把手中的手机收进路易威登的 Cabas Piano 肩包里——这是她短大毕业的时候要父亲买给她的，然后取出同样是路易威登的钱包，半带叹息地确认里面只剩下不到一万日元的现金。

“还要去中洲，不会很麻烦吗？”佳乃应道。沙里从她的话里察觉有异，问道：“你跟人家有约吗？”佳乃暧昧地偏着头。

“你是要去见增尾吗？”

沙里半惊讶、半怀疑地扬声盯着佳乃的脸看。“咦？你怎么知道？”佳乃闪躲问题，“可是，如果今天能见一下就好了。”她急急地说。

“那还是不要吃煎饺比较好吧。”

真子从旁插嘴说，语气相当迫切，佳乃忍不住笑了。

从“费莉博多”走到地铁千代县政府前站，不用三分钟。不过途中的路线紧临东公园，树林茂密，白天的时候还好，但町内会的公告栏上张贴了公告，警告民众尽量不要在晚间单独经过。

东公园是附设于福冈县政府的公园，里面建有龟山上皇的铜像。广大的公园里，坐落着祭祀惠比须神的十日惠比须神社以及史料馆等建筑物，但是日暮以后，整个公园仿佛就成了一座郁郁苍苍的森林。

三人走向车站的途中，佳乃把增尾圭吾几天前发给她的电子邮件拿给沙里和真子看。

“环球影城！我也想去！可是过年的时候人一定很多。好吧，我要去睡了，晚安。”

沙里和真子轮流读完邮件之后，无不发出羡慕万分的叹息声。

“他这是不是在邀你一起去环球影城啊？”真子个性直爽，读完邮件后，羡慕地对佳乃说。

“是吗？”佳乃暧昧地微笑，于是这次换沙里插嘴了：“如果你主动邀约，增尾一定不会拒绝的。”

增尾圭吾是南西学院大学商学部的四年级学生。据说家里在汤布院经营旅馆，在博多车站前租了一间大公寓房居住，并且拥有一辆奥迪A6。佳乃等人在今年——二〇〇一年十月中旬左右，在天神的酒吧结识了增尾。她们三人是碰巧去那家酒吧的，增尾和他的朋友正在里面喝酒喧哗，邀她们一起玩射飞镖，结果一直玩到将近午夜。

那天晚上，增尾向佳乃要了电子信箱，这是事实。但是，佳乃